

茨威格小说全集



STEFAN ZWEIG
1881~1942

高中甫◎主编

心灵的焦躁 (中)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描摹，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内心情感，煽情功力十足，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西安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TEVEN J. EHRICH
1907-1942

心灵的焦躁



本书是丹麦著名哲学家、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最成熟、最深刻的著作。书中探讨了信仰、希望、爱、死亡等主题，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焦虑和绝望。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必须通过信仰和内在的挣扎，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和救赎。

15/197:2

茨威格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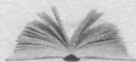
001208039

心灵的焦躁

中

高中甫 主编

沙陀网



可是,当我还想迅速地把毯子盖在他脚上,以免他着凉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突然一把拉住我的手,紧紧抓着我左右两手的手腕。趁我还未来得及表示反抗;他便急忙将我的一双手拉到嘴边,吻了右手,又吻了左手,接着再一次吻了右手,又吻左手。

“明天见,明天见,”而后他嗑嗑巴巴地说。汽车飞驰而去,像是被刚才这阵呼啸而至的冷风卷走了似的。我呆呆地站着。可第一批雨点已劈里啪拉地落下来。雨,咚咚地、劈劈啪啪地、轰隆隆地猛敲着我的军帽。回军营的最后四五十步路,我已是在如注的暴雨中跑完的了。我刚湿淋淋地跑到营房门口,一道闪电便破空而来,把暴风雨之夜的街道照了个通明。闪电之后响起一阵炸雷,它仿佛要把整个天空也一道撕下来。这雷一定是击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因为大地都震得摇晃起来,窗玻璃像被击碎了似地格格乱响。虽然我的眼睛被这道顿起的闪电刺得呆住不动了。可我并没有像一分钟前那样惊骇不已。前一分钟,老人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将我的手拉过去亲吻不止。

强烈的激动过后,觉也睡得酣畅深沉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从自己醒来时的样子觉察到,昨夜那场暴风雨前的闷热和夜间谈话时的紧张,搞得我头昏脑涨了。我从似乎深不见底的梦的深渊中惊起,先用陌生的目光呆呆凝视着这个熟悉的房间,然后费力地思索着,我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沉沉睡去的。结果又是徒然。但没容我依序追忆,另一份记忆,有关公事的记忆,同私事似乎截然分开、在我脑子里严格行使职责的记忆,让我立即想起:今天要作一次特别的操练。楼下已传来种种信号,马蹄踏地的声音清晰可闻。我从自己的勤务兵急匆匆的样子看出,眼下该是出发的时候了。我一下子便穿上勤务兵为我备好的军装,点上一支香烟,飞也似地跑下楼梯,冲进院子。这时,早已整装待发的骑兵



中队在一片“开步走”的口令声中，正动身开拔。

在骑马行进的队伍里，你便不再是作为你自己这个人存在了：上百只马蹄发出得得的声音，此刻你既不能清醒地思考，也无法恬然入梦。其实，在骑马奔驰的时候，我所感到的就只是，我们这支松散的队伍，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城外而去，正驰入一个人人都能想象出来的最完美的夏日：碧空已为雨水洗净，没有一丝雾霭和一朵浮云；骄阳在头顶光辉照耀，却不给人半点闷热之感；各种景物的轮廓十分清晰。往远方望去，每一幢房屋，每一棵树，每一块土地，都是那样真切分明，它们就好像托在你的掌心。窗前的每一束花，房顶上的每一个烟圈，经玻璃般明净的浓烈色彩一抹，其存在似乎又突出了几分。那条乏味的公路，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过去我们曾一周复一周地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一个目标打那上头疾奔而过。而眼下，它在我们头上拱起了一个仿佛新上过色的、树叶汇成的顶，这顶的颜色苍翠欲滴，枝叶也更见繁茂了。坐在马鞍上，我是轻松自如，尽泄块垒，最近几天和几周压迫我神经的一切不安、沉闷和难题，全都一扫而空了。我相信，自己执行军务时很少像那个阳光明媚的夏日的上午，干得那么的出色。事情的发展样样轻松而自然，什么都能如愿以偿，什么都让我幸福愉快。天空、草地，驯服地听从我每一个夹腿和勒缰动作调遣的热气腾腾的宝马，甚至还有我自己发布命令时的声音，全令我心花怒放。

强烈的幸福感就像一切令人陶醉的东西那样，也有一点我麻醉的作用。尽情享受眼前幸福的时刻，往往会让人忘记过去。我坐在马鞍上度过几小时使人精神振奋的时光后，下午又踏上了那条熟悉的路，向城外的庄园走去，这时我脑子里更多的只是模模糊糊地想着昨夜的偶遇。让我高兴的仅仅是我心里头那种极度的轻松感和别人的快乐。人在幸福的时候，往往会设想其他所有的人个个都是幸福的。

果然如此，我刚在我熟悉的庄园大门上一敲，那个往常谦恭而冷



静的仆人,即用一种特别欢快的声音向我表示欢迎。他马上催促道:“我可以送少尉先生到塔楼上去吗?小姐们已在上面恭候呢。”

可这时他的两只手为什么显得如此急不可待?他为什么会这样满脸含笑地注视着我?他为什么要这么迅速地立即冲到我的前头?他究竟怎么啦,在我准备顺着通往晒台的旋梯往上爬时,我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他今天到底是咋啦,这个老约瑟夫?他心急火燎地想把我尽快弄上楼顶去。这老实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但感到高兴,这是好事。在这阳光明媚的六月天,迈动青年人强健的腿脚,顺旋梯往上爬,透过侧边的一眼眼窗户,时而南眺,时而北望,时而往东俯视,时而向西鸟瞰,将这一派一直延展到渺远天际的夏日风光收入眼底,也是乐事一桩。最后离晒台只有十个台阶或十二个台阶要爬了,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我停了下来。因为颇不寻常的是:在昏暗的楼梯间的拐弯处,突然回荡起极轻柔的舞曲声。乐曲由小提琴主奏,大提琴伴奏,一唱三叠的女声生动活泼的花腔,又为它增添了几分魅力。我惊讶不已。何处飘来这既近又远、既属天国又属尘世的乐音?这是轻歌剧中的一支流行曲,似从天堂飘落而下。也许是附近某处农庄的院子里,有支小乐队在演奏,风将温煦的旋律最后一阵最温柔的颤动送了过来?可紧接着我便断定,这支轻柔的管弦乐,是从晒台上飘下来的,所谓乐队,不过是一台普通的唱机罢了。我心想,今天我在哪儿都陶然忘己,处处都期待奇迹的发生,这该有多傻呀。在一个窄小的塔楼晒台上,又怎能安顿下整整一支管弦乐队!不过,只往上爬了几个台阶,我心里又感到吃不准了。是留声机在楼顶播放音乐,错不了,可——歌声,这歌声听起来是这样的自由自在、这样的真切入耳,不像是那个嗡嗡作响的小匣子所能发出来的。这是女孩子的歌声,没错,歌声中洋溢着孩子般的喜悦之情。我收住脚步,更专注地凝神细听。音量饱满的女高音,出自伊洛娜的歌喉,优美,圆润,生动,柔和,就像她的手臂那



样动人。可另一个声音,伴唱的声音,又属于何人?我听不出来。看来是埃迪特邀了一位女友,一个非常年轻的、活泼可爱的姑娘。我万般急切地想见见这只意外地在我们塔楼上停落的、鸣啭的小燕子。所以,当我踏上晒台,发觉这儿只有两个姑娘坐在一起,就埃迪特和伊洛娜二位,而且,竟是埃迪特在那里欢笑,在用一种全新的嗓音,一种自由奔放、轻松愉快的嗓音哼唱,我的惊异,比刚才不知又大了多少倍。我之所以如此惊讶,是因为我觉得一夜之间发生这等变化总有点儿不正常。只有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自信的人,因为满怀喜悦之情,才会这样无忧无虑地歌唱。另外,这姑娘,这病中的姑娘不可能已恢复健康,除非一夜之间真的出现了奇迹。是什么——我感到惊讶——让她如此陶醉,是什么使她迷得这么深,以至她那份处于极度幸福之中的自信,一下子从喉间、从心灵中迸发了出来?我很难说清楚自己最初感受。这感受其实是一种不快,就好比我在姑娘们赤身裸体的时候意外地撞上她们。要么是这位患病的姑娘此前一直对我隐瞒着她的真实性格,在欺骗我,要么是——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会这样的呢?——她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新人。

使我惊诧的是,两个姑娘看见我时,神态自若,无半点张惶之色。

“马上就完,”埃迪特冲我喊道,又对伊洛娜嚷了一声:“快把唱机关掉吧。”说罢她招手让我过去。

“到底来了,到底来了,我一直在等您呢。快过来呀!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听,不过要非常、非常详细……爸爸说得颠三倒四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被搞得晕头转向了……您是知道的,他一激动,就什么事也说不清楚……您想想,深更半夜他还跑到楼上我的房间来呢。那场可怕的暴风雨使我无法成眠,我冷极了,风从窗口灌进来,我没力气起床。心里一直盼着,会有哪个人醒来,上楼替我把窗子关好。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个脚步声越



走越近。起初我很害怕,当时可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啊。惊惧之中,我连爸爸也未认出来,他的模样全变了。他立即向我走来,想拦他都拦不住……您真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又哭又笑……是啊,您就想象一下吧,听见爸爸笑,听见爸爸开怀大笑,看见他一只脚颠到另一只脚上跳舞,像个大孩子似的,那种情景!当然啦,他开始讲述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起先简直都没法相信……我心想,爸爸是做了个梦吧,要不就是我自己还在梦中。可接着伊洛娜也跑了上来,我们聊啊,笑啊,直至天明……现在由您来谈谈吧……您说……这新疗法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一个巨浪打来,打得你一个踉跄,而你却依然徒劳地使尽力气抵挡一样,我也试图顶住极度的惊愕对我的袭击。她这句话恰似一道闪电,一下子把什么都挑明了。我,只有我才使这天真无邪的人吐出了清脆的新音;我,只有我才使她产生了这不祥的自信心。克克斯法尔伐肯定已把康多尔向我透露的消息告诉她。可康多尔到底又对我讲了些啥呢?……我自己转述时又给克克斯法尔伐说了些什么呢?康多尔谈得很谨慎,而我,这个满怀同情的傻瓜,一定是又编造了什么东西,让这一家子笑逐颜开,让六神无主的人变得年轻,让受病痛折磨的人自以为已经康复!那么是什么……“说呀,怎么啦……您究竟为什么犹豫不决?”埃迪特在催促。“您也知道,句句话对我有多重要。那就讲吧——康多尔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为赢得时间,我又问了一遍。“嗨……您不是知道了吗……您知道,绝对是好消息……康多尔大夫希望能逐渐取得最佳效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打算试用一种新疗法,而且还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据说是一种很有效的疗法……假使……假使我的理解没错……我当然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您尽可以相信他,假如他……我相信,我的确相信,他会把一切办妥贴的……”



可她并没有注意到我是在回避问题,要么就是焦灼不安压制了她心中的每一次反抗。

“噢,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么治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一个人对自己总是了解得最清楚的……您可记得,我对您说过,什么按摩呀,电浴呀,伸展装置呀,这些全是瞎折腾?……进展太慢了,叫人又哪有耐性等下去呢……喏,您看,今天我没有问他一声,就立刻把这个愚蠢的装置卸了下来……您简直想象不到,这是一种怎样轻松的感觉……我走路来马上就轻快多了……我相信,正是这些该死的大木块妨碍了我行走。不,这种病得换别的办法来治,这点我早就有了感觉……不过……不过现在您快快告诉我,那位法国教授的疗法是怎么回事?真的得去那儿不可吗?就不能在这儿治?……唉,我恨死疗养院了。它们令我厌恶……总而言之,我不愿见那些病人!我自己就让我够受的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嗯,您就开始说吧!……首先,治疗要花多长时间?真的会那么快见效吗?爸爸说,教授四个月就治好了他的病人,四个月呢,还说病人现在可以上楼下楼,可以自己走动……这……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啦!……您别这么光坐着不吱声呀,您开口说话呀!……他想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新疗法?整个疗程要花多少时间?”

该回话了,我对自己说。不能让她坚持这种疯狂的妄想,就好像一切都有十足的把握,而且确凿无疑似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压一压她高昂的兴致道:

“一个确切的日期……自然,没有哪个医生一开始就定得下来,我不相信,有谁能确定这个日期……再说……这一疗法,康多尔大夫先生也只是一般性地谈了谈……据称这种疗法能收到奇佳的疗效,这话他确实讲过,可它是否就绝对可靠……我是说,这只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试用试用……不管怎样吧,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他……”

可她强烈的兴奋情绪,冲垮了我做的这点无力的抵抗。



“什么呀，您是不了解他！从他嘴里你就掏不出一句明确的话来。他太小心谨慎了。可某件事情他只要许了一半的愿，那就一准能办成。对他是可以信赖的。您是不知道，我是多么急于最终摆脱这病痛的折磨呀，或者至少得个确信，知道这病是治得好的……他们总对我说，耐心，要有耐心！可我得知道，该忍到哪个份上，又该忍耐多久。如果有人对我说，还要忍耐六个月，还要忍耐一年——那好，我会说，这现实我接受，而且，别人要求我干什么，我都一一照办……谢天谢地，到底走到这一步了！您都想象不出来，从昨天开始，我感到多么地轻松愉快。我简直觉得，自己仿佛刚刚才开始生活。今天一大早，我们就驱车进城了——您感到吃惊吧，不是吗——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脱离危险以来，别人说什么，想什么，是否会盯着我看，并表示怜悯，于我都是无所谓了……现在我每天都要驾车出游，我要向自己证明，这种无谓的等待和忍耐，总算快到头了。明天，星期天——您大概没事吧——我们安排了一件大事。爸爸答应我，我们一起出门，驾车到养马场去。我几年没去过那里了，四五年有了的吧……这几年，我都不愿再上街了。但明天我们要驾车出游，您当然也一起走啦。到时您会大吃一惊的，我们，伊洛娜和我，想出了一个叫人意想不到的好主意。或者……”——她笑着对伊洛娜转过脸去——“我现在就该把这个伟大的秘密说出来吗？”

“说吧，”伊洛娜笑道，“不要保密了！”

“那么您听着，亲爱的朋友——爸爸想让我们坐小汽车去。可小汽车开得太快，没意思。这时我想起，约瑟夫曾对我讲过那个疯疯癫癫的老侯爵夫人的事——您知道吗，这庄园从前就归她所有，她是个令人厌恶的女人——，每次出门，她总坐一辆四驾马车。这是一辆很大的旅行用四轮车，漆得五颜六色的，现在就停在车棚里……为了让大家个个都知道她是侯爵夫人，她一出门就叫人套上这辆四驾马车，即使只去火车站也是如此。除她之外，



周围这一带没有谁可以乘这种车……您想想，哪怕只有一次像虔诚的侯爵夫人那样驾车出游，也该是一种怎样的乐趣哟！老车夫如今还健在呢……哦，对了，您不认识那名老总管。自从我们用上汽车后，他早就养老去了。不过您命中注定了要见到他。有人告诉他我们想坐四驾马车出游——他马上就两腿摇摇晃晃地急急赶了来。这么大年纪还能遇上一趟这样的差事，他非常高兴，眼泪都流出来了……一切已经讲定，我们八点钟乘马车出发……大清早就得起床，您当然在这里过夜。拒绝是不行的。您将得到楼下一间舒适的客房，如果还需要什么，就派皮斯塔去营房给您拿——此外，皮斯塔明天将扮成侍从，就像在侯爵夫人身边……不，不要反驳。您必须让我们高兴高兴，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得这样，就没有原谅这一说……”

她一个劲地说啊，说啊，正如一根上了弦的发条在走。我头昏脑胀地听着，她那不可思议的变化一直弄得我糊里糊涂的。她的声音全变了：以往说话，语调烦躁不安，现在却变得轻松而流畅。熟悉的脸孔像换过了一般，淡黄的脸色，恹恹的病容，已为新鲜且更见健康的颜色代替。她那急促的手势也见不到了。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已有几分陶醉的姑娘。她两眼放光，嘴巴一刻不停，唇边还挂着微笑。不知不觉间，这种陶醉的情绪感染了我，使我放松了内心的抵抗，就像每次醉酒后那样，我自己欺骗自己：也许这是真的，或者将变成真的。也许我根本没有骗她，也许她真的很快就会被治好。我毕竟没有全撒谎，或者说，我的谎撒得并非太过分——康多尔从一个疗效惊人的疗法中，确确实实读出了一点儿东西。为什么偏偏在这个热烈的、深信不疑都到了感人地步的孩子身上，这种疗法就会不起作用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敏感的人儿身上，在这位感受了一丝儿健康的气息便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姑娘身上，就会失败呢？为什么要阻遏使姑娘容光焕发的洋洋喜气？为什么要用沮丧的情绪折磨她呢？这个可怜的



孩子,遭受痛苦的折磨,日子可是够长的了。一名演说家,用空洞的言辞激起了听众的热情,这热情反过来又作为真正的力量感动他本人,与此相仿,我仅仅出于一片同情而夸大其词,使姑娘产生了信心,而为这信心现在又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必胜信念闯进了我自己的心田。后来埃迪特的父亲来到了楼顶。来时他发现,我们一个个无忧无虑,兴致极高。我们闲谈,并制订种种计划,就好像埃迪特已痊愈、已康复了一般。她问,她又能在哪儿学习骑马,我们团的人是否愿意教她、帮她? 嗯,她还问,她父亲是不是现在该把他答应的那笔捐款交给牧师,为教堂修一个新顶? 这种种大胆的设想,预先都把健康的恢复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埃迪特笑着,嬉闹着,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无忧无虑,以致我心中最后的一点抵抗也停止了。直到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隐约的记忆才开始从里面叩击我的心壁:她所期待的东西,是不是太富于幻想色彩了? 难道你不该让这种危险的信心清醒清醒么? 可我没容自己往细处想。我干嘛要担心自己说得太多或者太少呢? 即使我预言的东西,远比我出于诚实而本该做的事情要多——我这个因同情而撒的谎,也毕竟让她高兴了起来。使一个人感到幸福,这决不可能是罪过或者过失。

一大清早,埃迪特宣告的那次出游,便以一阵欢快的小号声拉开了序幕。我在整洁的、被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客房里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欢笑声。走到窗前,我一眼就发现了老侯爵夫人那辆巨大的旅行马车。车子可能昨晚就从车棚里拉出来了,阖府上下的仆役此刻正啧啧称奇地围观。这马车当是博物馆之物,既已过时,又造得富丽堂皇。一百年前,或许是一百五十年前,维也纳的御用马车技师,在制绳工场为侯爵家的一位曾祖父造了这车。为防止巨大的车轮引起的颠簸,车身上安装了精巧的弹簧。马车原来的车体上,贴着传统的裱糊布,布上绘有牧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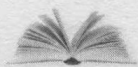
图和古代讽喻图,用笔略显幼稚。这些画颜色当年也许很鲜艳,不过现在已有点褪色了。设有丝绸软垫的马车里,藏着——我们有机会在出游途中——试用——各式各样精心设计的舒适装置,例如:可以打开的小桌子,小镜子,小香水瓶。这个巨大的玩物,来自于一个杳不可寻的世纪。当然啦,初看起来,它给人一种不大真实的感觉,像化过装似的。可恰恰是这一点,使人对它产生了好感。佣人和仆役们像过狂欢节一般快活。为了让这条在公路上行驶的笨重的大船真正浮起来,他们正在努力。糖厂的机械师特别热心,给车轮上油,用锤子铁箍上敲敲打打,一副仔细检查的样子。这期间,大家用花束把马儿装扮了一番,像是要作一次婚庆之行似的。套那四匹马的时候,老车夫约纳克得了机会。他可以带着骄傲的神情,在一旁指指点点了。今天他穿着已褪色的侯爵府的号衣,两条患有痛风病的腿,竟也变得出人意料地灵便。眼下他正在给年轻的仆役们传授他全部的窍门和知识。这些仆人虽然会骑自行车,或许还能驾驶摩托之类,可四驾马车却玩不来。还是他约纳克,昨天夜里曾指点厨师,在做纸屑追逐游戏和进行类似的骑术比赛时,依这庄园的声望,无论如何也得做到即使是最偏僻的地方,在森林中,草地上,上点心也要像在府邸餐厅内那样,上得一丝不苟而且丰盛。在他的监督之下,仆人将缎子桌布、餐巾和银质餐具拢在一起,全放在当年侯爵府银器室中饰有纹章的盒子里。到这时,头戴白色亚麻布平顶帽、喜气洋洋的厨师,才被允许把真正的干粮送上来:烤鸡、火腿、酥皮馅饼、刚烤出来的白面包和好多瓶美酒。每瓶酒均隔开了放在稻草上,以防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车时被颠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作为厨师的代表,被派来跟车服务,马车后的那个位置指定了给他坐。从前这儿站的是头戴彩色羽毛帽的值勤仆役和侯爵府的跑差。

因为这类细琐的装扮,准备工作便有了一种演戏的味道,气氛轻松而愉快。我们将乘奇车、着异服出游,这消息早已在四周



迅速传开,所以,这出赏心悦目的戏剧,颇有些观念。农民们身着星期天才穿的五颜六色的乡村服装,从附近村子里赶来了;干瘪的老太,随身带着陶土烟斗的花白头发老头,也从邻近的贫民院跑了来。但到场的主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光着腿脚的小孩子。他们惊讶不已,完全被迷住了,先盯着精心装扮的马儿看,又抬起眼来直勾勾地望着马车夫。在车夫干瘦却还结实的手里,攥着一卷长长的缰绳,缰绳上神秘地打着结。皮斯塔同样也令他们大为振奋。大家平常只见他穿过蓝色的司机制服,而现在,他却身着老侯爵府的号衣,手握那只银光闪闪的猎号,正满怀期望,准备吹响启程的号角。不过,要出发嘛,还得等我们先用了早餐再说。当我们最终走近华丽的马车时,我们愉快地发现,没法不发现,比起豪华的马车和衣饰光鲜的仆人们,我们这一行人远没有那么气派。克克斯法尔伐穿着他那件少不得的外套,像一只黑鹳一般,腿脚僵僵地登上饰有陌生的贵族徽章的豪华马车,样子显得有点滑稽。本来,围观的人是希望看到,年轻的姑娘们身穿洛可可式的服装,头发上扑着白粉,面颊上点有黑色的美人豆,手里拿着一柄彩扇;而我自己呢,他们倒是希望我穿上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洁白的骑兵制服,这样可能会比这身蓝色的轻骑兵军服更相宜。不过,即便我们未着古装,在善良的看客们眼里,下面这一切也是够气派庄严的了。当我们最终在那笨重的大箱子内坐下,皮斯塔举起猎号,一阵嘹亮的号角声,嘟嘟地响了起来,盖过了聚集在一起的仆役们激动的招呼声和问候声;赶车人颇具艺术性地往空中一甩长鞭,啪地发出一声脆响,像是开了一枪似的。巨大的马车刚开始转起来,猛然一阵震动,震得我们滚到一起,大家都哈哈笑个不停。接着,能干的马车夫非常熟巧地驾着四匹马穿过栅栏门。我们坐在大腹便便的马车里往外望,突然觉得这栅栏门窄得吓人。还好,我们总算来到了公路上。

一路之上,我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尊



敬。其实，这轰动和尊敬，都在情理之中。几十年来，方圆这一带的人们就没有看到过侯爵家华丽的四驾马车。马车出人意料的重新出现，在农民们看来，简直预示着一起几近超自然的事件。也许，他们在想：我们这是驱车去宫廷，或者，是皇帝来到了乡间，要么就是发生了别的什么非常之事。我们所到之处，一顶顶帽子纷纷滚落下来，像是遭了刀割一般；赤着脚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马车后奔跑，多得一眼也望不到头。如果途中遇上了满载干草的大车，或是一辆轻灵的农家用轻便马车，那么，陌生的赶车人就会迅速从驾御台上跳下来，一边脱帽，一边勒马，好让我们从旁边过去。公路为我们这一行人独占；整个这一片美丽的沃野，连同麦浪滚滚的耕地，就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全归我们所有；那些人和牲畜，同样也属于我们。当然啦，坐在这样庞大的马车里，游历是快不了的，不过，我们却因而得到了双倍的机会，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四野的风光，还可以尽情地取笑逗乐。特别是那两位姑娘，她们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时机。新鲜事总是能吸引年轻人的。我们独特的马车，人们见到我们不合时宜的装扮时表露出来的谦卑的敬畏，上百件其它的小事——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引得两位姑娘情绪高涨，欣喜若狂。尤其是埃迪特，几个月以来就未真正出过家门，眼下见了这美妙的夏日，再也遏制不住满腔的欢乐之情，于是就任其狂放地喷涌而出了。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个小村庄。这时正有悠悠的钟声在村子里回荡。它在召唤星期天的人们上教堂做礼拜。往四野上望去，只见最后一批迟去的信徒，正踏着窄窄的田间小道赶往村子里。他们走在高高的夏熟作物间，让人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只看得见男人头上的平顶黑绸帽和女人头顶的彩绣女帽。这一根根移动着的线，像一条条黑色的毛虫，正穿过田野上翻滚着的金色麦浪，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通过那条——不太干净的——主干道向村子里驶去，惊得几只嘎嘎叫唤的鹅四散奔逃，这时，嗡嗡



回荡的钟声刚好止住。星期天的礼拜开始了。出人意料的是，埃迪特坚决要我们大家下车，去参加祷告。

一辆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马车，停在他们简陋的集市广场上，而且，他们靠道听途说认识的这位庄园主，连同他的家人——看样子他们把我也算在其内了——恰好要莅临他们的小教堂、参加祷告，这下在老实厚道的农人们心中，可是引起了莫大的激动。教堂执事跑着迎了出来，仿佛这位从前叫卡尼茨的先生，就是奥罗斯伐尔侯爵本人似的。他殷勤地告诉我们，神甫想等我们进去后再开始做弥撒。人们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组成了夹道欢迎的行列。他们看到埃迪特得由约瑟夫和伊洛娜搀扶着走路，显然就为这种柔弱之态感动不已了。这些纯朴的人们，一旦认识到不幸有时也敢愤怒地侵袭“富人”，每每总会感到震惊。这时，人群中响起一片嗡嗡的窃窃私语声，可接着，妇人们赶紧拿来了软垫，以便让这位虚弱的姑娘尽可能坐得舒服些——当然是让她坐在大伙儿迅速空出来的第一排。后来神甫做弥撒时，几乎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似乎为我们做得格外的隆重。这座小教堂极为质朴，我自己是深深受了感动。女人们嘹亮的歌声，男人们粗犷而不大连贯的歌声，孩子们稚拙的歌声，我觉得，比我星期天在家乡斯特凡大教堂或是在奥古斯丁教堂里听惯了的艺术水准高得多的歌声，要来得纯净和虔诚。但当我偶尔拿眼看一看身旁的埃迪特时，我不由得分了心，再也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祷告。我简直是震惊地发现，她正以炽烈的热忱祈祷着。迄今为止，我还未能从任何迹象上推断出，她曾受过度敬教育，或者有一颗虔诚之心。现在，我看到了另一种祷告方式，它与大多数人由别人传教而得的那一大套不同。她苍白的脸向前倾着，那样子像是一个人正顶着狂风前行；她两手紧紧抱着诵经台，外在的知觉似乎已引向内心，嘴里只是下意识地和别人一道低声诵着经文。整个那一副姿式都透出一种急切。一个人在拚命积聚起来的全部力量，去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时，就会产生这种急



迫的心情。有时候,教堂内这条黑色的木凳也在震颤,一直震到我这边来了。处在极度兴奋状态中的祷告,引起的一阵阵颤动,热切之至,竟已透入坚硬的木凳。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为了某件特定的事在向上帝求助,她是想从上帝那里祈求什么。这位病人,这个瘫痪的姑娘,渴望得到什么呢?这点不难体察。

做完弥撒后,我们扶着埃迪特回到车上。即使在这时,她也仍在长时间地沉思默想。她不发一言,不再兴高采烈地、万般好奇地四下里张望,仿佛这半小时怀着一腔热情而进行的搏斗,已使她的感官疲乏不堪。当然啦,我们这时的态度也同样克制、拘谨。下面的一段行程,静悄无声,渐渐使人犯起困来。时近中午,我们抵达养马场。

在养马场,我们受到了特别的接待。附近一带的小伙子们早已——看来已有人将我们来访的消息通知他们——牵出马场中桀骜不驯的烈马。此刻他们按照阿拉伯人赛马的方式,朝我们飞驰而来。这群欢呼呐喊、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年轻人,看上去煞是威风。他们敞着胸口,穿着肥大的巴姆巴斯白马裤,压得低低的帽子上飘动着长长的彩带。他们就像一群贝督因人,骑在未加鞍具的马背上,狂风般飞奔过来。仿佛想一下子把我们撞倒在地似的。我们的马惶恐不安地竖起了耳朵,老约纳克不得不抵住两腿,紧紧把着缰绳。突然,空中响起一声唢呐,这群狂放不羁的骑手,马上就颇为高明地排成整齐划一的一行,然后作为随从,前呼后拥地陪我们一直走到马场管理人的家中。

对我这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来说,那儿可瞧的东西真是形形色色。这次他们给两个姑娘牵来的不是前面那种烈马,而是小马驹。姑娘们见了这胆怯而好奇的动物,乐得不能自持。马驹的腿脚尚不灵便,嘴也很拙,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咬啃递过去的糖果。就在我们大家忙得快活如流的时候,那位做厨师的小伙子,在约纳克细心的指导下,已在户外摆上了丰盛的点心。没过多